

## 哲學的自然與歷史：讀朗佩特《施特勞斯與尼采》<sup>1</sup>與尼采《善惡的彼岸》

姓名：王立言

學號：106048205

施特勞斯（Leo Strauss）以批判「現代性」，主張回歸「古典」而聞名。他如何理解「現代性」呢？最簡略的說，「現代性」指的是一種現代人特有的價值虛無的處境。施特勞斯將他焦點特別放在政治哲學上，他在〈現代性的三次浪潮〉中寫道：「要像政治哲學要求的那樣，以一種普世有效的方式，以一種適用於所有時代的方式，回答對和錯，或最好的社會秩序的問題，是不可能的」，然而，這種對待政治哲學的態度奠基於一個更普遍的事實：「現代性的危機自顯於這樣一個事實，或者說他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現代的西方人不再知道他想要什麼他不在相信他可以知道什麼是好和壞，什麼是對和錯」<sup>2</sup>。我們知道，現代文明乃是建立在對理性的依賴與崇尚之上的，我們以理性決定我們對一件事物的關注，當西方人不再認為能以理性驗證價值的正確性時，價值在文化之中的重要性即陷入了危機。西方人是怎麼落入這般處境的呢？他認為，主要的原因即是在當代的社會科學與哲學中取得主導性地位的「歷史主義」。

根據「歷史主義」，任何思想或價值的誕生，皆以某種現實的背景為基礎，它們僅僅只是特定時代的反映。在這個觀念下，一方面，不存在所謂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主體」被化約為觀念生產中的一種「介質」，他的「思想」只是各種外部因素作用於他身上而產生的結果而已。人們不再相信人性中存在著所謂的「天賦觀念」，或自己有能力做出「先驗綜合判斷」，也因而不再相信自己能夠對事物的價值做出「客觀有效」的判斷。人們在面對「思想」時，將注意力由「主體」與「真理」，轉為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相信它們對觀念的變遷有更決定性的影響：「人性」與「觀念」僅僅只是鑲嵌在物質世界的歷史中的一個片段，因此，針對某一觀點之「正確性」的探討，應以「使得這種觀點生產出來的歷史條件」的研究加以取代。

上述想法在尼采的著作亦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尼采強調「歷史感」的重要：卻乏歷史感，使得哲學家們將「當下的人」當作某種「永恆的人」，並以此胡謔出整個世界；保有歷史感，使得「自由的心靈」克服種種「常規感」的束縛，到達「善惡的彼岸」。歷史是他挑戰西方思想傳統的武器，與其攻擊思想本身的正確性，最後落得自己也身陷於那「形而上的世界」，不如站在思想之外，揭露那

---

<sup>1</sup> 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施特勞斯與尼采》，田立年、賀至剛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sup>2</sup> 施特勞斯，〈現代性的三次浪潮〉，收錄於《現代性基本讀本》（汪民安、陳永國、張雲鵬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

些使得這些思想得以誕生的「外部因素」，使其無攻自破。進而，尼采「宣告」：人的思想根本不具有傳統哲學家所相信的「純粹性」。

這個宣告在傅柯、薩伊德等後現代學者那裡，成為了確立他們研究徑路的哲學立場，當代文化分析的豐碩成果，則返回來確證了尼采的斷言。但是，歷史主義雖然在文化分析中，是個揭露權力、挑戰傳統的有利武器，另一方面，它卻同時具有使得人類的意義世界徹底崩潰的危險性。傅柯在 1971 年與 Chomsky 有場著名的辯論，這場辯論中絕大部分的意見交鋒，建立在對「人性」的兩種相反的看法：人性是否完全地相對於歷史的「流變」；亦或是存在著某種普遍、絕對的本質？Chomsky 相信，存在著某些根基於生物構造的普遍人性，我們能以它界定理想的政治：一個公正的社會即在於確保所有人皆得以充分地實現此一「人性」的社會。傅柯質疑這種看法，他認為，純粹的「人性」是個危險的概念，因為事實上，人們對人性的想像將永遠受掌權者的利益所支配，當我們視其為某種獨立於歷史的事物，並以他來建構社會時，只會使得舊社會中的權力結構得以再製。傅柯說：「對我而言，真正的政治任務在於批判那些顯得中性與獨立的制度的運作，去批判、去攻擊那些永遠以隱諱的方式運作的政治暴力，使它們被揭露。如此，一個人才能與其做鬥爭。」然而，「歷史感」又讓他得出如下結論：「在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裡，我們還是否會談什麼『正義』，我不知道」<sup>3</sup>。

傅柯的論調在此時顯得十分弔詭，一方面，為了反對政治的暴力與壓迫，他通過歷史揭式概念所隱含的權力，進而對他發起鬥爭；另一方面，歷史又告訴他，那些將「反對暴力與壓迫」當作是正義而加以追求的熱情，本質上就是壓迫的產物。邏輯一致的歷史主義就像人們在壕溝戰使用的毒氣一樣，在風向驟亂之際，施放毒氣者殲滅敵軍的同時也殺死了自己，歷史主義的毒氣最終將消解一個人的一切價值，不論是他所意欲挑戰的價值、還是他賦予他的挑戰以意義的價值。

施特勞斯對歷史主義的反對，建立在對虛無主義的反對之上，他說：「較之自然科學，歷史研究與哲學靠的更近，因此對哲學也是個更大的危險。這自然是人們所說的哲學的歷史化的後果，亦即這樣的一種看法：真理是時間（歷史階段）的功能，或一種哲學屬於特定的時間和地點」<sup>4</sup>。「歷史感」即是這種弔詭的東西，在歷史面前，一切「價值」與「道德」、包括一切驅策人們追求偉大事物的內在動力都將缺乏根據。過往那種在「具有內在目的」的世界中、在「自然」中加以理解的「人的圖像」，連帶那種個人藉由將自己安置於「自然」之中，以界定何謂「完美的人格」、以換得生命的意義的思維方式，皆因為哲學的歷史化都成為不可能的了。「歷史」的人取代了「自然」的人；「歷史」取代了「自然」。

---

<sup>3</sup> 本場辯論在 Youtube 有影片檔，<https://youtu.be/3wfnI2LOGf8>。

<sup>4</sup> 施特勞斯，〈注意尼采《善惡的彼岸》的謀篇〉，收錄於《施特勞斯與尼采》，P.217

「歷史」對「自然」的威脅，是在尼采告別了《悲劇的誕生》與叔本華哲學後必然要遭遇的問題，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那邊選擇了與「科學」相親近的「歷史的哲學」，以擺脫哲學家們胡謔出的整個「形而上的世界」，但是，人們至今的一切激情，何嘗不是來自於那對世界最「不切事」的想像呢？當這些想像被置於一門關於生成的學問之中，從而被科學地解釋時，這些激情同時就化為泡沫了。在真理面前，人類至今對世界的一切詩性理解，都終將消解於絕對的「相對性」、消解於永恆的「流逝」之中。然而，人們至今都是依賴著形上學而活的，人要怎麼克服歷史對哲學的威脅？如何超越人在面對世界的真相時，虛無主義的人生態度？解決這些問題正是尼采賦予自己的任務：將致命的真理轉化為歌頌生命的真理。

現在的問題是，尼采如何超克致命的真理？他是否選擇將眼光稍由「事實」移開，悄悄地退回那虛構的世界？還是他繼續堅守在極端的歷史主義之中，進而「放棄哲學」、放棄一切價值的可能？施特勞斯的答案是：都不是！他指出，尼采認為我們必須如自然之所是一般地理解自然、如人性般理解人性；必須停止將人類創造物編織進自然的圖像當中，人們應通過科學的訓練，學會堅強地直面事實、凝視致命的真理：「人性和哲學迄今詩意地使人化身為自然，讓我們解除自然的人化！」<sup>5</sup>。在這個任務上，「歷史感」是偉大的「美德」，它是使我們擺脫至今人類對自然擬人化之暴政的手段。

然而，僅僅對自然擁有「切事」的認識是不夠。尼采在《善惡的彼岸》的格言 224 那邊談及了「歷史感」帶給歐洲人的危機，這種「對於這些價值評估的聯繫、對於價值的權威和起作用的力量之間的關係的『預知本能』」，使歐洲人在一切異類的事物間落得心猿意馬，從而，「尺度對我們而言是陌生的」<sup>6</sup>，而那些以無尺度與無界限為美德者，在一切偉大的文化前將顯得無能為力：僅僅具有「相對性」的知識，並無法造就最高尚的文化：歷史意識不足於文明的卓越。

從「歷史感」開始，尼采將談論的對象擴及至「所有「切事性」的知識」，在格言 227 那邊，他論及了「客觀精神」與「客觀人」：我們應該提防對「客觀精神」的過度感激，「就是由於這種過度感激，人們彷彿將精神的去自身化和去個人化當作目標本身、近來甚至當作拯救和光彩來慶祝」<sup>7</sup>，接著，在他對客觀人的種種習性數落了一番之後，強調必須他們必須僅僅被當作「奴隸」，縱然是精緻且受尊敬的奴隸。客觀人是必要的，但絕對不能被提升為最高的人格典範：就如同「切事」對我們而言是不夠的，人的精神必須持有某種更高的事物。這兩個格言似乎暗示了「價值」的必要性。

---

<sup>5</sup> 《施特勞斯與尼采》，P.104

<sup>6</sup> 尼采，《善惡的彼岸》，趙千帆譯，大家出版，P.230

<sup>7</sup> 同上，P.236

我們可以在格言 203，尼采談及「自由的精神」時確證這點：「我們，必須向哪裡抓取我們的希望呢？.....；向精神們，強健而原初的、足以發動截然相反的價值評估、足以重估和顛倒『永恆價值』的精神們」，讓我們注意尼采在談及價值時的用詞：「評估」、「重估」與「顛倒」，在這三種用詞下「價值」依然存在，只是被改變了而已。尼采不僅僅只以客觀排除價值、以歷史消解價值，他更要求全新的價值「評估」，更重要的是，這些精神們將以此帶領我們「終結那個遭受胡鬧和偶然的駭人統治、迄今被稱為歷史的東西『最大數量』的胡鬧」<sup>8</sup>。當尼采談及那些由陳腐的「永恆價值」解放出來的精神時，他強調他們擁有某種「政治性」任務，亦即，帶領人類擺脫「偶然」的駭人統治。尼采在這裡將「自由精神」的領導與「偶然」的統治對立起來，他得以帶領我們的文明達到某種「必然性」的高度。

尼采的自由精神具有什麼能耐？他能在對「自然」最徹底的客觀知識下保有「價值」；他能在對一切價值之生成與流變的認識中掌握「必然」。他知道何謂自我最高的「人格實現」，也了解何謂最好的政治與社會。對於「自由的心靈」而言，這一切在致命的真理與歷史的偶然之下依然是可能的。「歷史」並沒有取代「自然」，從而沒有否定了「哲學」的可能性，於此同時，我們發現尼采的自然絕不止於「客觀性」而已。靠著「自由的精神」，世界生長出了「價值」，「自然」被「價值」所彌補了，從而脫離了淪為「歷史」的命運。

歷史主義將我們帶領至「自然」被「歷史」所取代的困難，世界的「必然性」被「永恆的流逝」所取代的困難。尼采如何在對真理的最高誠實之下克服這種困難呢？通過對現實的最高關注，尼采在致命真理的最深處發現了它的反面：一個最根本、最普遍、關涉所有真理的真理，竟然是歌頌生命的。

在《善惡的彼岸》格言 36，尼采引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觀」：「把一切起作用的力，皆明白無誤地確定為：『權力意志』」<sup>9</sup>。世界本身是混沌無序的，在這個世界觀下，「自然」必須要求一個更根本的人性：一切意義與秩序必須產生於人的創造性行為。人乃是一個有「能力」創造一切意義與價值的主體，基於這個事實，我們意識到自己竟有能力賦予世界以意義與價值：這個關涉人性、進而關涉一切事物的普遍真理，成為了克服事實與價值之鴻溝的橋樑。基於這點，哲學成為了權力意志最精神性的展現，它乃是對自然之「應然」的規定。這也正是尼采賦予「自由的心靈」最大的任務：為世界創造價值。施特勞斯將這種「自由的心靈」稱為「彌補性（complementary）的人」：通過主體的創造，人彌補了在前段中所描繪的自然之匱乏。「彌補性的人是第一個有意識地在將權力意志理解為根本

---

<sup>8</sup> 同上，P.188

<sup>9</sup> 同上，P.95。

現象的基礎上創造價值的人」<sup>10</sup>，他對自身權力意志的意識使他為自己在自然中安排了一個位置，正因如此，他與過往人們對自然的「擬人化」，將自己的一廂情願假託予外物的「假無私」不可同日而語。

「自由的心靈」對自然的熱愛——對權力意志的認識，為他贏得了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同時也不需要再進行在過往的歷史中，人類反覆對自然做各種任意解釋的暴政了。他對普遍真理的認識使他超越了單純的「客觀性」，進而將「價值」安放於自然為其保留的位置上，尼采從而解決了事實與價值之鴻溝的問題，然而，對一切事物之流變的認識，是否讓精神的價值創造淪於一種任意的遊戲？在變動不居的歷史中，尺度是否是可能的？

對於尼采而言，「自由的心靈」的價值創造絕不是任意的，他不會想創造什麼就創造什麼。這個觀點在格言 230 那得到了清楚的闡述，尼采首先對比了精神的兩種偏好：「求顯像、求簡單化、求面具、求外衣、簡而言之求表皮」與「那種屬於認識者（他深刻、多層次、徹底地對待事物，並意願這樣對待事物）的精巧偏好」，並指出，這兩種偏好取決於精神的「消化力」之強弱，每一個勇敢的認識者都應該認可後者。在「認識」上的勇敢使得我們「認出 homo natura（自然人）的駭人底本，也就是說，把人類重新回譯為自然；使之躍居迄今在自然人的永恆底本之上所塗和所繪的諸般多樣、虛榮而反擾的涵義和次要意義上成為主人」<sup>11</sup>。人在自然中看見了創造價值之可能，又在自然中重新發現了創造價值之尺度。然而，「自由的心靈」乃是在歷史感、科學與對真理最高的誠實之下關注自然，因此，無可避免地要承認自身的歷史性，「對自然的人的恰當理解不能忽視歷史或超越歷史進入神的領域，進入某種假定的無時間性的世界。歷史必須被整合進自然」<sup>12</sup>，尼采的「自然」要如何與「歷史」結合在一起；而不是被「歷史」所取代？人如何在眼前那永不停歇的流變之中尋得尺度，進而重新將自身回譯為「自然」？對「自然」的認識，除了賦予了我們「自由」的同時，還提供給了我們什麼「指引」？尼采究竟希望在「自然」那邊、在「真理」那邊尋得什麼？尼采在格言的末端宣告了、並在下個格言回答了最終的問題：「認識究竟是為什麼呢？」

尼采在格言 231 提供了美麗的解答：

對世界最切事的認識所得來的種種致命的真理，在自我的認識之中得到了昇華。真理不僅搗毀了束縛我的一切古老的形上學與「永恆真理」，更教導我以最高的價值與目標：「我的真理」。學習使我們變化，學習做的是一切滋養在做的事，滋

---

<sup>10</sup> 《施特勞斯與尼采》，P.103

<sup>11</sup> 《善惡的彼岸》，P.243

<sup>12</sup> 《施特勞斯與尼采》，P.95

養不只是「養活」：生理學家知道這個。然而在我們的根基裡，在整個「那下面」，誠然有某種不可教導者，一塊磐石，由精神性的天命（Fatum），預先確定的決斷以及對預先確定、經過挑選的問題的回答所搏成的磐石。在每一個樞要問題上，都是一個不可變的「這是我」在說話；比如在關於男人和女人的事情上，一個思想者不可能重新學習，而只能完成學業，關於這些最後只能揭示出在他這裡已經「篤定」的東西。<sup>13</sup>

通過對「個體性」的關注、通過由「個體」的角度談論何謂「完美」，歷史的偶然不再成為哲學的威脅。當個人不再由自身之外的自然尋找價值之尺度，轉而擁抱這個雖被歷史的偶然所決定，但卻為我設定了一生之課題的個體之自然時，「歷史」即被整合進「自然」之中：「歷史」成為了「自然」的一個功能，那些被它的偶然性所決定的事物，將以命運的形式，成為「個人」身上作為最高的「價值尺度」，並通過個體創造價值的能力，回饋意義予「自然」。尼采通過將人的個性引入哲學的世界，修補了價值與事實的裂縫，進而整合了「自然」與「歷史」。「成為你自己！」在尼采的大聲疾呼下，人超越了教條主義與虛無主義，尋找到生命的第三種可能性：一種整合了偶然與個體的自然主義。

---

<sup>13</sup> 《善惡的彼岸》，P.246